

最是书香能致远

□凌 云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美国著名诗人狄金森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智者真知灼见的积累。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勤奋读书,足以使人视通四海,思接千古,与智者交谈,与伟人对话,长知识,明事理,修品

性,增才干,带人走向成功。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好书,就像一位好的导师,她所赋予我们的规劝和慰藉,质同金玉,价值无量。比方说,我们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会被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所感染;读鲁迅的书,会被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心所震撼;读李白的诗,会被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铮铮傲骨所打动;读《把一切献给党》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会被主人公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意志所折服……这些好书中所呈现的向善向上的精气神,会对人格起到升华的作用,并可以促使一个人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人格。对于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

莎士比亚说:“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读书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力量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在学生时代,好好读书可以让我们取得好

的成绩,夯实成长的基础。在职场上,好好读书可以让我们提升工作能力,获得好的业绩。可以这么说,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基本取决于自己读过的书和遇到的人。但凡是有些成就的人,不管出身怎样,学历如何,一定是爱读书、懂上进的人。老一辈数学家华罗庚是学徒出身,凭借勤学苦练和矢志报国的一腔热血,终于成为一位世界知名的数学大师。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虽说无力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却可以通过阅读改变人生的起点。一个人阅读的书籍和吸收的正能量越多,人品就会越来越好,能力就会越来越强,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书香致远,不负韶华!

本。高毓彬是胡漪如的老师,清末进士、书法家。如此价格,淘得进大批校阅手稿本,不算大漏儿,也算小漏儿。

肥猪拱门,兴起赌书,喜来革命文献。冬至将至,泰州书商老张邂逅我,主动问我,有两三捆姜堰中学老平装,要不要? 要买,全拿去,200元。我估摸有40本,均价5元。想起《西游记》中,猪八戒在黄花观饮茶,不管是红枣茶,还是黑枣茶,先喝了再说。事后翻阅,其中近半是解放区出版物,包括苏北出版社、苏中韬奋书店、华中新华书店各分店的红色印书,平日难道一见。有些网上一本索价上百十元,心中窃喜,乘兴一睹,捡得大漏。

猪去鼠年来,望着自己的囤书和身材一起发福,我决定来年少食点肉,多买点书,像老鼠爱大米,一如既往地爱书、捡漏、寻乐。

喜好,在文字中,过别人的生活,盗取别人的经历,体验别人的心情。让书中人物的思想流淌于我的血液之中,让我的思量穿越到书中人的脑海之中。我想要的生活,我幻想的生活的模样,都透过书中人物的面孔,隐隐浮现到我的人生里来;我不想要的生活的状态,我不想要的命运的前景,也因为书的不介意,每一个不完美的瞬间都变得不再锥心和刺骨,变得遥遥可期。

我的书单,总是处在“未完,待续”的路途上,假如生命不曾终结,那么书单就没有句号……

密”,触摸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从而在更大的精神地图中为他们定位。别的不说,单一二短笺,便可管窥鲁迅“冷峭”的另一面。譬如,鲁迅先生清漂泊上海的萧红、萧军吃饭,这位大作家也不忘细心写上路怎么走:“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和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诸如此类的,还不少。读到这些琐屑的叮嘱,那个老人慈父般的目光仿佛透过岁月穿过来,让我心上的暖意过后,禁不住鼻子酸酸的。这本书取名“躺着读书”,作者自谦,说,无非是摘取些零零碎碎的小材料敷衍成文,有意与正襟危坐、冠冕堂皇的读书有所区别。可是,我尽管躺着读书,看似放松心情,却不知怎的,不由想起一句:“看经典的书,看智者的书,看相见恨晚的书……我不能直直地坐着,低首而看,我喜欢仰视的角度,以表达对那些高尚心灵的仰望之情。”

造型手段与视觉语言元素,进而是“镜城”:无穷影像、相互折射、虚实莫辨、难以获得有效的坐标和方位。那是遭遇与陷落,是突围与落网。在我个人的生命与思想之途中,在中国曾独处的冷战的后冷战情势(20世纪80年代)、后冷战的冷战境况(世纪之交十数年间),到后冷战之后莅临全球,镜像、镜式迷惘曾是我思想迷途、生命逆旅的恰切隐喻。直到我在墨西哥的密林深处遭遇到符号学游击战的领袖和象征形象:副司令马科斯的言说。在他的寓言故事中,副司令以他独有的睿智而游戏的文字写道:

刮擦镜子的背面,镜便不复为镜,而还原为玻璃,镜只能看到此侧,玻璃却能望向彼端。

镜子可以划毁,玻璃却可以打碎,并踏入彼端。

在众多的镜子之间,真实或虚幻的影像寻找着,寻找着一块可以粉碎的玻璃。

所以,在这部小书中,不仅有镜中寻踪、镜中奇遇,更有碎镜尝试与破窗之旅。《返归未来: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戴锦华 王炎著,三联书店,2019年9月出版)

新书架



《东课楼经变》费 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1

本书是费遑的中短篇小说集。朱天心评价:《东课楼经变》是曾悠游于那最好的时光才可能有的作品,它天才洋溢、自在挥洒,却又再正经八百不过地讲着“人不中二枉少年”的天真之事,那巨大的反差所撑饱欲炸的张力好看极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现实与虚构奇想成分比例恰当”的小说配方。



《未完》张静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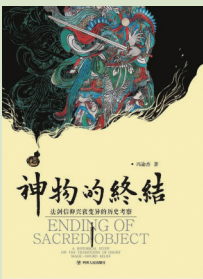
诗人张静雯以写诗为修行,一年365天每天创作一首诗,择其优者辑成此集。《未完》收入诗歌近140首,分春、夏、秋、冬四辑,在时光流转中,记录日常的诗意、思考与关怀。写诗,让生命远离“完成”状态、永远指向“未完”。



《廷巴克图》(美)约书亚·哈默

文汇出版社 2020-1

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有一座堪比敦煌的古城——廷巴克图。那里曾是声名远播的学术文化中心,留存着珍贵的古阿拉伯文手稿。在历史的动乱中,手稿被摧毁、掩埋,直到1984年,一个名叫阿卜杜勒·卡迪尔·海达拉的年轻人横穿撒哈拉沙漠,沿尼尔河搜集、保护和修复手稿。然而,威胁再度降临。2012年,恐怖组织占领廷巴克图,海达拉密谋将手稿偷渡出城。



《神物的终结》冯渝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12

先秦时期楚地广泛存在着尚剑的文化习俗与信仰,宋以来,法剑信仰的潜在威胁致政府打压与佛教攻讦,由此不断衰变与异化。道教法剑信仰的兴衰,是道教与佛教之间及其与世俗皇权之间的竞争,并最终妥协或屈服的结果。道教法剑信仰衰落的现象背后牵扯和勾勒出的,是宗教神学之间,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爱尔兰人》(美)查尔斯·勃兰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

这是美国前检察官查尔斯·勃兰特花费5年采访、调查完成的犯罪纪实作品,还原了弗兰克·希兰漫长、暴力、激情的一生。1975年,希兰的“朋友”、原美国运输工会会长吉米·霍法离奇失踪,希兰成为头号嫌疑犯。FBI花费多年组织人力调查该案但都无法结案,这也成为美国近四十年最大的悬案之一。

一本书,不只是一本书,还有看那本书时的心情,翻页码时的境遇,更有那时那刻,流淌在血液里的对某个人某段回忆的心心念念。所以,很多年以后,细细整理曾经看过的书目,那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整理,一段告别,或者还有另一段启程。我不仅仅是喜欢那本书,而是喜欢翻那本书时的自己,包括读书时脑中心底闪过的每一个小小的心思。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像看书那样用心和专注地把每一本读过的书,细细记录下来,似乎那便是把散落在光阴里的那些细碎的时间碎末

还是在春天里,偶然读到泰州王太生的一篇《你用什么姿势看书》,觉得文中很有意思:

“躺着看,是休闲,仰面朝天,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身轻如絮,神马都是浮云,随手翻翻,不会太长时间。我从前看闲书之类,大多是半躺着看。冬日天寒,半躺在被窝里,一只手露在外面,看累了,换另一只手。姿势比较随意,翻翻看看,就像是吃零食,看是一种闲情。”

职业使然,七尺法台,案牍劳形。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正儿八经坐着的多。坐姿倒如楷书,横平竖直,却因久坐不动,难免脱不了一个字——累。自融融春日起,周末闲来,何不也换个姿势,试试?

独上阁楼书房,藤艺沙发一张,临窗负喧,斜坐喜卷明清小品,或是《海豚书馆》《蠹鱼文丛》之类的小册。一手捧书,一手持笔,每有会意,圈圈点点划划。不知不觉,竟也心随风远,书里书外,驰骋遐思,不亦乐乎!

原来,雅好卧读的多矣。且不论唐代诗人卢照邻有“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冬日一床书”的逸

在今日学院中,似乎电影学、电影理论已随着新技术革命或曰数码转型的发生,部分漂移为屏幕研究。因为相对于今日视觉文化工业的现实,影院及其中的银幕远不如无所不在的屏幕。当我们着魔般地凝视着屏幕,似乎从无数扇窗口望去:我们看见,我们获知,我们发现。于是,我们忽略甚至遗忘了屏之本意。每个视窗都同时是一面屏;或者说,每度屏(显)都同时是一次(遮)蔽;我们在看见的同时不见。

在此,我想展示的并非幻象与真实——因为屏上之像,可以是全然的幻象,也可以是极致的真实。问题不在于屏中之像“真实”与否,而在于它始终只能是某种无法自外于权力结构(尽管可能是支离破碎、多元互搏的权力)的现实之一种,而且注定是(经由)媒介的现实。对我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类似屏上现实、真实的获取无疑以多元、庞杂、丰富的现实之丧失为代价。

在这本小书中,我们的对话尝试去触碰的是老旧且常新的话题:电影与社会。或者说,是屏中现实与屏外的世界。添加的参数

细细黏合。当我翻开这些寥寥数字的书名,仿佛我就是把主人公们被结局湮没的漫长的一生从头细细梳理了一遍。只是标题,就能给我迥迤的曼妙一生。

我读书,尤其是读名人传记,习惯每次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这样,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里,我对主角的印象就是割裂的断续的,也每次都是全新的无法预料的,等慢慢把整本书都翻过

躺着读书

兴,抑或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读书的境界,还是李渔“手倦抛书午梦长”的闲情偶寄,也莫谈周作人《枕上读书》、叶灵凤《枕上书》的陶然忘机,就连一向以冷峭形象示人的鲁迅先生都有篇《病后杂谈》,幽默得很,说连生病也成一件雅趣的事,而这种雅趣竟然是可以躺着读书。

我躺着读先生,先生躺着读《世说新语》。读着读着,先生的思想就开了小差,先是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到房租与水电费,进而又从“养病”想到“养病费”,尔后,干脆一骨碌爬起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如此看来,先生也不失传统文人的“人间烟火情”啊。

书真是非躺不能读也。有本《时过子夜灯犹明》,放在办公室橱里,快半年了,还没翻过。到家,枕上两晚便读完了。那些历经百年的作家故居、故人、故事,

从老舍丹柿小院的风致,到萧红呼兰河畔的后花园;从鲁迅上海大陆新村的寓所,到林语堂阳明山庄的生活艺术等等,点点滴滴,娓娓道来。不曾想,与卧读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林语堂先生认为,屈腿腿卧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他甚而说:“为了达到审美和心智发挥的极点,手臂的姿势也相当重要。最好的姿势不是平躺在床上,而是整个遇一大的枕头,枕头与床约保持三十度的斜角,然后枕臂而卧。在这种姿势下,任何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任何科学家都会有划时代的发明。”难怪,如此“闲适的人”会作出经典的《生活的艺术》。

春秋来秋,还是“双11”那天,上得某宝,不期而遇一本《躺着读书》,海豚出版社的。不用说,拍下! 布面装帧,淡雅可人,尤其封底还有幅美女锦囊读书图。粗略一翻,内里写的都是文人闲话,依

我们在看见的同时不见

□戴锦华

道。你可以认定它诞生于灰烬,也可以想象它脱化于火焰。因此,电影研究与其“同庚”的相关学术领域——文化研究,有着经典人文学科所不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内涵。然而,不同于文化研究的是,这极为鲜明且自觉的文化政治实践却未必清晰地显影于其渐次形成的学术范式或方法论之中;因为,20世纪后半叶,电影学勃兴并迅速成为人文学科中的显学之时,电影作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电影研究作为自觉的文化政治实践,曾更多是个中人的共识、预期、默契及语境。然而,当后冷战莅临,后革命时代幕启,全球语境在激变中重组,那份曾在、曾作为基础与前提的共识和默契渐次消散;而新技术革命、数码转型的发生同样令电影人、电影研究张皇失措。于是,在看似热络的产业研究、媒介、技术研究中,对电影之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认知与内在参

数设定同样如同落入了裂谷的绣针。为此,再度自觉地借重文化研究的方法,借重跨学科、跨媒介的思路,将电影重置于社会视域之内,内置文化政治的参数于其中,并借重电影文本、电影的生产机制与生产过程,借重其传播、接受,获得洞悉社会文化、心理、想象及其气候的资本、权力机制,便成为我十数年来的诉求和尝试。今日世界的资本、政治结构间大多并非和谐舞步,但其间的错位、落差,或许正是我们的工作空间、言说场域与实践的可能所在。单纯地将电影研究拓展为屏幕研究,并不足以回应数码时代的电影及新的社会文化生态所提出的挑战。

曾经,在电影研究的实践中,我对镜及其相关的意象群情有独钟:从电影理论中的“电影/梦、银幕/镜”的核心意象,到画面上的镜中像、镜外身间的丰富语义,再到镜像、画中画、框中框作为特殊的